

海王邨古籍叢刊

清
儒
學
案

中國書局

海王邨古籍丛刊

清儒學案

(三)

清·徐世昌撰

中國書店

北江學案

天津徐世昌

北江與孫氏淵如同里齊名皆以詞章傑才進後樓學治經研求古義不涉宋以後之說淵如兼通九流北江則尤深於乙部地理畧多才二人藝為冠冕北江晚歲家居倡導後進沐其餘風者尤眾焉述北江學案

洪先生亮吉

洪亮吉原名禮古字稚直一字稚存號北江陽湖人六歲而孤母薛撫教有法性至孝抗爽有氣節以孤童力學員異才初以詩古文辭為先達所稱從大興朱學士筠安徽學使幕乃窮究經史登鄉舉游關中依舉撫部沅與纂修宋元通鑑益究心地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五

理之學乾隆庚戌成二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未散館充于子鄉試考官官督貴州學政陟陳九陳隨禮記集說并蜀不足閣發經文是日今試上改用鄉康成古注格於部議謀士敦勵質學贈經史足本及文選通典等書俾諸生誦習黔士爭奮於古學任滿入直上書房授皇曾孫奕綸讀書充咸安宮官學總裁大考翰詹於征邪教疏中力陳中外弊政為時相所忌會

者四十餘人又及上親朝太晏小人榮感等語成親王等以其

書上陳仁宗震怒革職逮問王大臣訊擬大辟詎免死成伊伊犁次年夏京師早祈雨不應詔被釋軍流乃特赦先生是日大雨御製得雨詩記事諭曰亮吉原書有憂君之誠足以激沃朕心裝潢成卷以作良規以勸言事在戎所僅白口歸里後自號更生居士獨游名山主講洋川書院杜門撰述過從請學問字者無虛日嘉慶十四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好善疾惡慕古人節義上書獲罪終能格君直聲震天下生平好學嘗引荀子言成有暇日精力過人撰述繁富於經深於春秋左氏傳及小學音訓於史深於地理所著書春秋左傳詁二十卷弟子賡箋釋二卷漢魏晉四卷比雅十卷六書轉注錄十卷傳經表二卷通經表二卷補三國疆域志二卷補東晉疆域志四卷補十六國疆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五

域志十六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四史發伏十二卷職讀齊齋雜錄八卷伊犁日記一卷天山客話一卷外家紀聞一卷卷施閣文甲集十卷補遺一卷文乙集八卷續編一卷詩集二十卷更生齋文甲集四卷文乙集四卷續集二卷詩集八卷詩續集十卷附錄新詩集八卷冰天雪窖詞一卷機聲燈影詞一卷兩晉南北史樂府二卷唐宋小樂府一卷北江詩話六卷皆刊行未刊者毛詩天文考公穀古義後漢書補注兩漢同姓名錄未書音義宋元通鑑地理通釋各若干卷內夏周志十六卷其所纂輯府縣志有宣國府志懷慶府志延安府志涇縣志登封縣志同始縣志澄城縣志滑化縣志長武縣志參見五帝後下振墓志年譜校經堂遺集書日春秋左傳詁序

余少從師受春秋左氏傳即覺杜元凱下訓詁地理之學疎略
及長博覽漢書說經諸書而益費元凱之注其望文生義不發
古訓者十居五六未嘗不歎漢儒專家之學至孫炎薛鳳雛
唐固之後法已盡亡自魏受禪至晉平吳之歲不及百年戎馬
控僣著書者漸少轉嗣阮瞻空疎之習子雍後開錦幃之門而
孔門之弟子門人一裁相承不絕如蠶者至此殆斷而不克繼
矣然又竊怪元凱靡無師承然其時特異地之學者裴秀京相
璠司馬彪之傳尙布列中外即以謂討論左氏一經陳元鄭眾
賈逵馬融延篤服虔彭汪許淑頗容諸人之說俱在櫛櫛心搜
采參酌得中何至師心自用若此豈平吳之後位望既顯心跡
較靈又一時諸儒學淺位下不復能駁難故耶目此書盛行千
六百年雖有樂昌序義劉炫規過之書不能敵也況今日去劉

炫等又復子載其敢明日張膽起而與之爭乎然以彼人證前人之失人或不信之以前人以前之人正前人之失則庶可蓋然服矣於是其心搜錄以他經證此經以別傳校此傳寒暑不輟者又十年分經爲四卷傳爲十六卷遵漢藝文志例也謂詒則以賈誼勸服爲主以三家周專門者則親聞業於賈者也報及通俗文者服之慎之所注與李虎所續者載然兩徐歷初學記等所引可證也地理則以班固應劭京相璠司馬彪等爲主輔而晉以前輿地圖經可信者亦酌取焉又信經多古字古首半亡於杜氏而俗字之無從鈎校者又半出此書因一一依本經與二傳異漢唐石經陸氏釋文與先儒之說信而可徵者還件核正疑者闕之大概則以前古之人正中古之失雖旁覽曲引惟求古人之有而已無以爲者也卷中凡用賈服書注

者曰杜取此用漢魏諸儒詩言曰仁木也曰馬彪言人之說者曰往同此以別之書成公爲一卷卷畢家慈以教子弟焉名爲春秋左傳註者註古故字通俗存春秋左傳之古學耳

敘曰古之教弟子者繼繼無不至也在小戴禮者曰內則教弟子所以事父兄在管子雜篇者曰弟子職教弟子所以事師長二者缺一不可三代以前國家風俗之厚士人家法之修無不由此孔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子之言則弟子之教也子夏氏最得孔氏之傳故其教門人小子以鴻臚應進退爲務陵夷至駭風教盡矣然孟子之言爲曰爲長者折枝捨耄耋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杖也西漢以來黃石君之來任江都相之節鎮以迄趙恭之步儻劉般之額詩荷爽之卽李壽殷陶之侍孟博會皆有二代之風烏乎風俗之壞蓋肇於魏黃初王始開乎其土則祖尙玄虛揣摩莊列於是爲子弟者亦相率以跌蕩爲高遁脫是務阮籍則居喪食蒸豚炙胡毋訓之子子則直呼父字爲彥國矣弟子之緼檢盡去直天下之風俗隨之於是劉石入中國而橫暴皆下堂百年之中四海鼎沸其不至於爲禽獸者僅僅一聞耳弟子職不講之害一至此乎蓋弟子者成人之基也成人者一鄉一國所取法也正弟子方可以正成人矣成人正方可以正一鄉一國及天下矣諺有之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聖人又豈好爲此委曲順重以苦弟子哉觀二代之風俗如彼魏晉之風俗如此亦可以惕然治矣今按弟子職亦非

管子所爲乃古聖簡相傳以教弟子管子作內政時取以訓士後人遂入之於管子耳總之弟子藏之在管子與內則之在小戴禮等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本劉向之舊附弟子藏於孝經最得聖人之旨自隋書經籍志以下皆雜入管子中不更分出則魏徵歐陽修等讀書之無識也余少習是書凡子弟入塾皆以是書爲始又荆唐尹知章注蘭庭劉續補注亦未該洽因仿漢儒注經之法一一箋釋俾是書得專行焉乎後之教弟子者其慎之哉

漢魏音序

敘曰古之訓詁卽聲音易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論語曰政者正也基之爲始叔向告子周楊之爲耗梓慎言子簡又若王制刑者傷也側者成也展轉相訓不離初音漢儒言經成繇斯義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五

五

以迄劉熙釋名張世廣雅雅音以本聲類字諸作靡不皆然聲音之運通而六經之信得矣許君爲說文記字字各著聲覽而易明斯爲至善又通其變爲讀若聲近之言則連聲字之精壯鄭說經之例義或不可同而音皆轉相訓亦其善也蓋有定者文也無定者聲也卽一字一聲而讀又有輕重緩急古今風土之不同如台之爲吾吾之爲我伊之爲而而之復爲爾也古人音聲清故爲台爲伊中世稍轉則爲吾爲而而後爲爾重則爲我爲爾以及旄之讀爲縹之讀近轉則急氣緩氣之分秦呼卷爲委齊呼卷爲武則齊人秦人之別若一以孫炎沈約以後之音例之則重讀者不能輕急讀者不容緩台伊遲聲既清今古之聲委武隨方又擴齊秦之語反語出兩一字拘于一音曰聲作而一音又拘于一韻而聲音之道有軌而不違者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五

六

焉是以里師授讀俗士口誦皆執音韻之書以疑大疑越客適秦傳人人蜀又泥聽聞之素以詩方音由聲音之道不明欲合輕重緩急之讀爲一音張東西南而韻之聲出一口也大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令不事本今漢魏之音之作蓋欲爲守漢魏諸儒訓詁之學者設耳且於聲音以及反韻之作始丁孫炎而古音之亡亦由于是故以此爲訓詁又考考之漢廷諸儒精研聲訓厥惟高君而康成又高君之義均見說文外又有注淮南王書今不傳惟遺藏中淮南鴻烈篇 一八卷向題漢南園祭酒許慎注或當有據據其如鄭君之書則知漢逐郡高君正今考許君之注有音入諸音中焉或本漢宋用高君之說後人遂誤以爲許也今略論之淮南王書輔以別高君注輔讀近音總纂言之又釋者相舟高君注今流州人積柴水

中博魚爲界皆異說文之說同此類皆多是以許君之注有音讀今考漢書音義有鄭氏音義云是鄭德管約公北海人不知其名案漢書高帝紀時貽注鄭氏音義怡武帝紀貽注鄭氏蛇音形部紀志推終始傳注鄭氏音學傳而史記集解皆作鄭玄漢書揚雄傳扶蠶蟻注鄭氏扶官佐而文選注亦作鄭玄是漢書音義所稱鄭氏蓋康成居多故管約乃以凡海人也其間有出于鄭德者如高帝紀方與注音房前之類集解亦別標出之裴駰劉宋時人必非無據是康成又或爲康成書自義世所不及知矣今以許鄭二君之說參校又各有異同許君又尊从豆象形而康成儀禮大射儀注云尊其爲字以豆曲尊个考曲不成字不當爲聲康成蓋誤以象形之字爲諧聲也許君云

从木貌聲而康成考工記注云樂讀如温从木然省聲今考製本可作聲不必從熟省許君云義古文作來而康成詩箋云來當作來聲相近故也今考求本一不必改字台此數條疑許君之說爲長矣蓋許君生及東漢之初親從賈逵衛宏等問受其于西漢諸儒張敞劉向揚雄鄭興等不啻親承提命其學既專故其說獨博而諦又非他儒之所可及也今編次仍從說文舊部而以所無者附見于後或說文所有而後復譌爲他字者則注云某字本某字不移其部若傳譌已久則亦各從其部正附兩列焉其後儒以反語改漢人之音者亦置不錄以非其善也排比闕失成于六旬演贊前後斷爲四卷事成值乾隆四十九年歲在閏逢執徐長至日爰付之梓庶幾諸聲故讀復原音有反語四聲此爲前導云爾

清儒集卷一百零五

七

六書轉注錄序

敘曰六書自諧聲外轉注最多惟轉注斯可通訓詁之轉轉注又半皆諧聲即以易言之象及說卦云乾爲天行健乾天也乾健也數辭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以及序卦一篇皆轉注也其餘各散見九經與諸子傳下迄漢以來儒者注釋箋疏中如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羅謂之離離謂之羅明明屬屬明明述述屬屬屑屑迹迹屬乎呼嗟也呼嗟屬乎也游亦疎也疎亦游也之類特其顯著者耳自羅維以下又皆諧聲是轉注又通乎諧聲矣唐朱以來學者不明轉注之理遂橫生異說而轉注益晦歟日偶刺取經傳中轉注之字以爾雅說文小爾雅方言釋名廣雅爲綱已共得八卷止於釋名廣雅者以漢儒訓詁之書已盡於此

也旁采則迄於周隋者以非此不足盡轉注之變又錄及釋文者以陸元則此書卒業於開代也

傳經表序

六經權輿于孔子六經之師亦權輿于孔子易孔子十五傳至劉歆尙書家學二十一傳至孔安詩魯十五傳至許晏毛十六傳至賈遠春秋經左氏十九傳至馬嚴公羊十三傳至孫賓穀梁十一傳至侯籍佗若今文尙書伏勝十七傳至王肅齊詩轅固七傳至伏恭韓詩韓嬰六傳至張就禮高堂生六傳至慶成上自春秋迄于三國六百年中父以傳子師以授弟其書門傳義聞門授徒者獨聚不下萬人多者至著錄萬六千人少者亦數百人盛矣降自典午則無聞焉豈非孔子之學專門授受逮孫炎王肅以後始散經平暇日采綴羣書第其本末校正謬漏

清儒集卷一百零五

八

補三國藝文志序

藝文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藝如天文五行之類略備沈約宋書皆可不補其尤要而不可闕者惟地理一志元祐經所補全錄晉書地理志本文即見于沈志中者亦近而不采他可知矣予自戊戌歲校四史畢即有志於此留心藝文者二載然因有數難輒復中輟沈約云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審此一難也晉司馬彪撰續漢書郡國志凡郡縣增省在安順以後者即不置錄是前無所不唐初修晉書于地理學最

不精建置沿革并錯過半是後無所據此二難也即云出帝紀
矣而荆州江夏則南北竝立縣署廣陵又魏吳不常能析其州
郡本末尤不易辨其縣道遷徙又或居巢秋道兩國置縣雖
遠道空地不居歸賀郡所屬則荆廣之說不同宜郡立名則
魏蜀之辭不一此三難也從前諸地志上論沿革每自漢魏晉
中闕三國不書微傳信之體則然今既欲補志則須上詳郡縣
與東漢吳晉若干下與西晉吳晉若干全據金行既謂以孫而
定祖樂徵炎運又嫌有背而無今此四難也沈約書宋書去三
國不過二百祀當時冊籍典圖諒存秘省所引太康元康定戶
十餘種最資證左而汝陰建郡顧晉魏書家縣著文復華漢志
此五難也今世所存諸地志可宋者如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
樂史太平寰宇記等不過五六種而邱顯庭武一人而前後不

清懷集卷一百零五

九

同治日號公二書而彼此互異此六難也三國土廣既分典圖
後宰州郡之號類多遙領吳有健爲之守蜀存京兆之名武都
一郡土歸西國而省立扶風房陵一區實隸當塗而虛領益土
近而易混縣每不詳此七難也夏商改漢書之名則與屬武陵
者亂上庸建北巫之號則與隸建平者淆東京所無而西魏忽
置誰別建始之年南邦所創而太康已廢雖識革除之始此八
難也陳壽史例最號精嚴而高陵海陵之縣沿革舊者新安新
昌之稱復標近號加以松之注史好宋殊說始與未建太守者
已有平君東安宋立陸邵者先推郭智作者既視陸而不見閭
查復貯心而不疑此九難也繼此九難道周千載沈約所據十
餘種僅存其二而又不能稍參己意增定郡邑此十難也然用
力既久終不忍輟作而證左俱絕者則圖疑以待焉蓋地理之

難也班生錄本朝之書猶存俟考沈氏徵近世之據每存疑
從事于此者皆若是矣今大類倣宋書州郡志之例而于扼要
之地爭闡之區可考者附見諸郡縣下參州郡國志例焉其郡
之未親分割者舊縣次第準郡國志爲多或已分割及廢而復
置者則先後類從晉志要在有補原書而不相其實此袁軫之
意也然天下州邑之志繁如星草安知所疑而闕者不皆散見
于諸郡邑圖志中補是志者既非爲己何必皆出一人同好之
君子苟能隨所見而足之以成史未竟之志則是善亦補
國志疆域者之機與矣

補東晉疆域志序

歷史地志互有得失若求其最外者則惟晉史地理志乎其爲
志也惟詳太始太康而宋嘉以後僅徵數語久不能據太康地

清懷集卷一百零五

十

志元康定戶等書以爲準則致其志州也梁州之廷與王隱地
道先後不同湘廣之分與沈約宋書多異互異其志郡也北海
則一方全脫濟峽則兩縣無徵其志縣也巴東無漢登梁國無
西華既昇晉初之疆理榮陽有陽武南郡有監利又非江左之
典圖雖分卷至四洵可謂本末倒置後失先據者焉然余以爲
且無論其得失也即其以永嘉爲斷亦止可稱西晉之地志而
千江左則尙無預焉此東晉疆域之不可不作也又有甚者僑
州郡縣之設始於東晉而僑州郡縣之與實土相混則莫若初
唐即以此書之外論之顏師古注前漢書以京兆高陵爲今靈
國府南陵縣李賁生後漢書以九江當塗爲今太平府當塗縣
遂使方州之志郡國之書遇荆揚之上者皆疑并莫之究人謂
楚越之名區悉改燕秦之郡望喧客奪主以假亂真此則實土

之與僑置不可不分者也然而志東晉實土之難也其時全得者不過荆揚及分建之湘江數州他若梁益則李氏僭于前詭繼于後交廣則李並其始盧循亂其終寄徐則地不全屬交豫則戶已半淪司州雖時置戍卒而僅服于德宗雍州則魏振兵威而即亡于夏國其威境也殆于咸和甚于盧庫再甚于隆安其拓疆也確于永和再振于太元大啟于義熙其割南莫北旋有旋亡者雖巧術不能算也至若志備置之難也備州至十數僑郡至百備縣至數百而皆不出荆揚二州之域東海一郡寄治海虞而又移京口汝南諸縣備留金水而又說塗中襄坑寓邑並奪蕪湖之舊稱合肥主名乃改汝陰之客號其他僑而不知所在者向多輿地之記既不克並徵州縣之圖亦殊難盡信此則行迷路者多窮而理亂絲者易紊也矣將謂沈志可

情備舉卷一百零五北江

上

據乎而新昌壽昌之縣合作一區軍平軍安之名不知兩縣壽春重鎮而存後不著于篇營防新建而懷穆互殊其說其他與紀傳舛錯者又時時而有也又或謂晉書紀傳可據乎而宣境罷州既顯殊於宋志漢嘉改郡又互異於蜀書築水之建亦傳紀之不同武宣之分乃後先之各出蓋傳述者既非一輩我采者又非一書無怪其虛實並陳殆終不照矣觀日以晉書紀傳為主詳求沈約補以魏收外若太康地志元康定戶王隱成實城樂緒謝靈運盛于黃諸人所著僅存于今者參之以鄒元李吉甫樂史祝穆之所撰旁搜乎雜錄問采乎方輿統傳東晉之名略以義熙為斷其開州郡之得而旋失者本以類附見焉凡兩闕處而成其紀及于山川邑里鄉鎮聚落臺殿官閣園林冢墓者非特仿馬彪魏志之例亦以自南晉以來陸續漸延傳

等數十輩造迷今已悉亡其佚說見他書者惟其復歸淪沒爰為采摭之悉著于編庶藉羣賢之質廣成一代之掌故淵書成錄之數前者又十年乃序而付之梓云爾

補十六國疆域志序

十六國疆域志固與東晉疆域相輔而行者也然志十六國之難則更難于東晉何則其疆域之久而不過數十年劉曜漢開之州郡既週異于曜則石虎既定之山河又大逾于義國甚者燕冀以馬牧起事故崇鎮堡之勢以敵方州赫連以統萬建基故苻秦之名靈歸城主後先錯出彼此互殊疑徵指陳殊難畫一一也近時崔鴻十六國春秋既係明人所纂不足據慮惟太平御覽中所錄及諸輿地圖經所引尚屬當日舊書而簡略特甚十止二三晉書載記又非詳核是依據者少二也當時窮

情備舉卷一百零五北江

上

史之見于隋唐經籍志者有常璩漢之書十卷晉書作十卷田賦趙書十卷石記二卷王度二石傳二卷晉書作二石記又二石傳事二卷晉書作二石傳事二十卷張詠南燕錄五卷王景碑南燕錄六卷游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高閑燕志十卷何并燕書八卷席惠明秦記十一卷姚和都秦紀十卷張諮涼記八卷晉書作十卷劉景瑛書十卷史喻歸西河記二卷晉書作十卷段龜龍涼記十卷高道遠涼書十卷和苞漢趙記十卷叶谷氏拓跋涼錄十卷劉景教煌煌錄十卷和苞漢趙記十卷叶谷氏拓跋涼錄十卷劉景教煌煌錄十卷和苞漢趙記十卷葉傳一卷南宋時已漸次散佚是可想矣宋書載亡三也即有附見于晉宋諸書紀傳中者與載記又多不合如晉齊列女傳王廣仕劉處為西揚州刺史而前趙錄等不載有此州梁處傳石

虎亭州刺史劉徵請成爲長史帶祝阿郡而後趙錄等又不載有此郡國也又或名號則彼此分建方輒則叛服不常長子屬建興之郡名乃肇于西燕赫連崇皆律之城土早歸于後魏齊州則石趙東晉共治一城壽春則江左苻秦各分要地五也復有遲其胸臆則務虛虛名核彼與圖則多非事實如石氏建揚州之號僅得一城前燕魏荆土之名惟餘數縣夏宋皆指恒山爲界既涉北皇舉郡冊援唐國爲稱亦懸假借六也其有指南爲北草青標新赫連也以陳地爲荆州乞伏也以隴川爲益土琅邪之國強號南燕前代之道忽標齊服近而易混豫每不詳七也又王綱曹建段匹碑慕容不稱逐段家等皆建有國都跨連郡縣雖不別爲作志亦例得附書若非舉要而削繁又慮喧賓而奪主八也又充豫青徐之境空地常多既不繫于諸

清獻集卷一百零五

三

方又不歸于江左若此者其郡縣之空名每以戰爭而附見列爲實土已無戶口之可稽目以僞邦則又山川之未改此則去留不可位置尤難九也即云魏收鄭元李吉甫樂史等諸人所述可以取材矣而鑒昌立渡各異其方輒屬名臺互殊其號魏該合之焉與晉傳而先殊石家太武之堂在襄國而疑談十也乙茂容周封節樓燕居多暇因雜取諸書輯成之距東晉疆域之成不逾二稔其附書山川官閣一如東晉志之例他若田融投龜能等書之僅存者並一一鐫入之非廣異聞亦所以存故事也時中秋後五日是爲序越十四年戊午仲春月刊之于京邸云爾

乾隆府廬州縣志序

蓋聞方輿有象曰皇族書流時初形維圖有記黃帝中經之外

乃建于九丘重華益地之餘半開夫禹貢周禮職方實係九州之志春秋內傳洵爲百國之書秦圖二六由四極而四荒漢郡百三乃一侯而一尉由茲以降可得而言者天際代爲書建元表號則太康地記始有成規宋初山川實標定目開元十道之記既開吉甫之前元豐九域之書又每元叩而作若諸茲見在以定厥歸則李相所編輟吏斯在而其得失又可推焉大爲地說者右國左記既屬長模舉要據凡斯歸至諸故表秀華地官之職惟表川原蕭何得御府之圖蒨却既塞必有資乎輿圖非微斯夫游觀乃今觀其所采則麗光江岸駐了豫蒙前品鈞諸有而必錄此則郭衆述征之記延之禮勝之獨非地理之要也昭仁等慈丹張仙觀二宗劍置靡不畢詳此又名僧西域之稱高士老君之傳非地理之要也又有其者夫桂劍徐君之贈瀛

清獻集卷一百零五

四

酒齊公之感何係昔對均堪憑弔然與其有詳有略何妨概屬闕如今則關中諸兆存班固而創焉遷江左紫封登陶仇而安下豐載籍並存無疑可闕而乃如此者洵莫詳其用意焉又如周禮職方春秋國邑五堅一志文命一書海海宇之極與梁山川之名號必謂生年已後無得而徵則疑者不言蓋喪諸聖今則春秋土地視杜預而尤疎禹貢方名較魏收而益誤郭首既不知所本則後者亦莫敢復承且其言曰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尙古遺者或搜古而略今採諸儒者多傳疑而失實倘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台哉斯言實皆自昔八風八別各立其名內方外方強標其號以至天輿一脈故非區區虛曩邑一區設兩言而亦誤此非尙古遠而失者乎乎是乎治一聖名山石則陽稱婦人竹則警山天使此非宋諸儒而失者

乎至于陵爲蛇骨水繫蛟潭兩侃則一龍作棲跡拔則七焦猶
申馬融經學先表讀書之臺謝朓文人乃紀賦詩之所非僅州
邦而彼人物乎孝童營家鳥口先傷力士鑿山牛形速變舒女
化魚水閣歌而赴館思王埋馬魂在家而能呼非因邱墓而徵
鬼神乎雖然責人斯易考古良難安知今之所爲是者後之人
不又業實備也要即今所見以殘其所安則雷同附會者皆不
敢而其間因革亦復具體裁焉今者每布政司所轄各冠以圖
紀以三京爲圖二十首則未賢幾望今則衝繁疲難道里之數
一準近圖戶口所覓要于今册故城舊縣有則必書繁樹開渠
述而必錄此則遵彼良規無容改作至若金牛聖清因水利而
登編口鹿神不以分疆而入錄外此則賄人逸士皆賢前聖之
遺跡概不列焉五岳圖演圭珪之摹同于牧伯故并列其耐外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上

此而浮圖宮觀不真焉帝升王降弓劍之所比于山陵故各詳
其地外此即聖賢冢墓亦不及焉同知通判分駐必詳則班生
記都尉治所之意縣亭鎮堡隨方亦錄則馬彪載郡國縣聚之
遺五金利用標所出之山近鹽侵民記置場之所水道則據今
時出入而綴以故名陟墉則記履代廢興而并詳創始形勢所
在非可空言最爭之區因事附錄又各之可合于萬貫益名班
書左傳音疑別或闕微則必書此又其復古之初心作書之微
旨也我國家唐圖百年廟地三萬東西視日邁無雷滅鏡之方
南北建斗逾黎母呼孫之外尤于唐漢遠過殷周然而大一統
之書內三館所給秘圖則流傳匪易鴻綱則家有爲難非尋繹
括之方懼啟津滙之歎臣遺達聖世得預備後四及寸借再唐
且越九州歷八親探禹穴之書四部瓊全會篇蘭臺之字桂知

湛濁稍別方輿閱以歲年撰成此志卷載五十漸皆見之難辨
譚及八荒表盛朝之無外云爾
文集

釋大別山一篇寄邵編修

今俗以漢水入江左側之山爲大別山始見李吉甫元和郡縣
志余每不爲然今細核之益知無操向書正義釋鄭康成注云
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書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班固云
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孔穎達尚書正義云地理志廬江元稹京相
璠春秋土地名云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康成注經如
此孟堅著史若彼春秋土地名相有其明徵禹貢山川漢儒均
無別義此一證也水經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河水
從北來注之道元注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六

日漢吳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自道元注經以迄君卿作
典祇標魯翼之名無有別山之號此二證也首疑大別山不在
安豐者自杜預預於地理既非所長終終不敢遽指翼際山爲
大別蓋其時去漢尚近而同時裴秀京相璠等於地理又屬專
家必知翼際大別二山不可混而爲一故止云然則二別在江
夏界姑設疑詞以徵來惑而究不能定指一山者茲釋義此三
證也必知翼際非大別山又實有據道元於江水下引地說云
漢吳江合于翼際山旁于河水下又引地說云漢水東行將大
別之坂南與江合夫同云地說則必出於一人或一書而一則
云翼際之山一則云大別之坂各標一號明係二山此四證也
杜預之所疑者不過因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
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以爲二別近漢之名無釋在安豐今細辨

大別山所在矣。得之于相舉擇軍商失之于大別小別則不察也。然因此益信漢儒詰經及著史之確難疑之者亦無心與之發明。又按守公二年傳文吳人見舟于豫章而謂此十證也。傳文云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杜預注司馬至息聞楚敗故還息即今光州息縣而大別山實在今光州固始縣與安微霍邱接壤處距息止二百里蓋司馬欲與子常夾擊吳師并毀淮內之凡至此聞敗乃反則大別山又近處可知此十一證也。又司馬云我自後擊之蓋吳師自淮內舍舟西南趨子常濟漢擊之止出吳師之前司馬自息取道至淮內則出吳師之後一則當其軍鋒一或邀其輜重此十二證也。又今漢川縣小別山者本名甌山隋立甌山縣取名于此強名為小別本始吉甫元和縣志在汝州縣東南五十里春秋吳伐楚令尹子常將師而敗白小別至于大別即此夫二別之山見于經

傳如果有可牽合則京相道元等何重不言且杜預正以大別

尤

致疑若小別可指實則無難由西輪東因一得二而卒無一言可知非實此十二證也。且因此小別之疑并讎今內方之妄藥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縣班固云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今山在安陸府鍾祥縣西南接荊門州界而漢川縣之有內方山亦始古甫至樂史遂據以為禹貢內方矣尋其初不遇泥漢水以強求二別又因二別而僞立內方而極其弊則禹貢一章隨其貿易春秋諸地皆可強名若又信彼虛詞割請古義則必宋唐以上絕無地理之書樂李以前并乏淹通之上而後可此十四證也。經之後人之流傳因古甫之附會吉甫之附會成于杜預之致疑然領之器尙可解釋者預注云二別在江夏界今考將領江夏郡尙兼今信陽羅山諸州縣界則與京相璠在

漢東之說尙不甚遠非若吉甫終日釋地而尙不知鄂在漢南吳東淮汭百程遙隔忽求縮地之方二別強名乃有移山之術子故謂小顏注史反汭班書吉甫繪圖全乖禹蹟者此也。足下于經甚深所為爾雅正義必得無疑而乃云殷時荊州以漢水為界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于揚州大別以西漢東之地屬于豫州案爾雅有疑故獻其職夫候顧學于足下者也。昔者鄭君一志有強遷之更端孟夏七篇宮屋廬之得聞況僕之莫足下乎又漢水以南皆屬荊州云云亦似誤以西漢水為漢水今別漢漢水釋一篇正之左右幸皆有以教之

又與邵編修辨爾雅斥山書

爾雅九府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騶斥山高誘注淮南王書及郭璞均不言所在今足下作正義稱附寄地理志及樂史

太平寰宇記以為斥山在今樂成縣南一百二十里今考隋志

子

雖言文登縣有斥山然偶同其名不能定為即爾雅所指惟樂史始言即爾雅之斥山樂史之于地理其疎誤足下所知也。然則足下注殷商古制而僅據北宋單詞候顧以為過矣今敢據周禮爾雅為足下陳之。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爾雅惟以東方為東北東北為東方與職方略異今考爾雅九州本屬殷制夫殷都河內故以沂山為東北而以醫無閭為東周都雍州故又以沂山為正東而醫無閭為東北古制今雖不存然宋劉豫阜昌七年所刊禹蹟圖者尙屬賡說相傳舊本今核二山所在以正兩代之名既無累黍之差益信立言之審此一證也。職方氏九州之山除五嶽外餘卽四鎮職方氏舉周制四極之內放不及昆崙墟惟

此與爾雅異爾雅四荒云：北戶、西王母、日、若常山，即今恆山。

爾雅恆山為北嶽，與此朔方曰幽都則北岳可名幽都之

諸故郭注亦曰幽都山名是也，餘七山則盡與爾雅同，此二證

也。隋開皇十五年，詔名山大川以沂山為東鎮，晉無固為北

鎮，晉格為南鎮，霍山為西鎮，是四鎮皆不出周禮處方及爾雅

九府此三證也。四鎮之名，周禮大司樂注與新唐書地理志所

載不同。周禮注云：四鎮，揚州會稽、青州沂山、幽州醫無閭、冀州霍

山。而唐志則云：東沂山、南會稽、西吳山、北醫無閭。是西鎮有時

變遷，而東沂山無異。說此四證也。若云東北之美則周書王會

解孤竹、肥虛不令支、支不令支，豈何有熊東胡黃龍注云：皆東北

夷，距虛野獸騷之屬，狼白狐玄，則黑狐又置，鐵論燕齊之

魚，豈廣蓋蓋填地既遠，則珍奇易滋，此不特羽獸之貢，載自堯

時，綬絲之微，詳于近代，而黃龍蓋狐且與紫草紅藍而并著矣。

新唐書地理志云：此五嶽也。今登州府榮成縣雖有斥山，山既

辟小，峭古地志僅有其名。外此則自漢迄唐皆無著錄，必非爾

雅九疇之山。今案史之言又異。此六嶽也。沂斥字樣，舊本近或

省文作斥，諱書又誤寫增。蓋沂山以沂水所出得名，故山字

可不從小猶之沂山為沂水所出，潯山為潯水所出，後人省文

亦止作斥山，然山且七證也。爾雅既屬殷制，殷之九州為冀、豫

、兗、荆、揚、徐、幽、冀、梁、雍，一州舉一山，冀州霍山、豫州華山

、幽州昆侖山、兗州岱山、豫州荆山、揚州揚州山、徐州徐州山、冀州

揚州台榭山、兗州岱山、豫州荆山、揚州揚州山、徐州徐州山、冀州

揚州台榭山、兗州岱山、豫州荆山、揚州揚州山、徐州徐州山、冀州

揚州台榭山、兗州岱山、豫州荆山、揚州揚州山、徐州徐州山、冀州

揚州台榭山、兗州岱山、豫州荆山、揚州揚州山、徐州徐州山、冀州

揚州台榭山、兗州岱山、豫州荆山、揚州揚州山、徐州徐州山、冀州

揚州台榭山、兗州岱山、豫州荆山、揚州揚州山、徐州徐州山、冀州

揚州台榭山、兗州岱山、豫州荆山、揚州揚州山、徐州徐州山、冀州

揚州台榭山、兗州岱山、豫州荆山、揚州揚州山、徐州徐州山、冀州

斥山則與醫無閭同屬營州一州舉二山而徐州反闕，既非任

土作貢之義，又失辨方正位之規，雖立言不精如此，此八證

也。況足下八山皆據周禮職方及考工記，獨東北斥山乃近據

案史而不信職方可乎？又足下龍別梁山之為衡山而乃失之

于此者，則不察也。僕近為乾陵府隴州縣志，雖于古人之外時

有一得，然卷帙既廣，疏舛實多，海內故人多聞，直諒如足下者

亦僅見，他日亦欲足下引繩校瑕，是正，缺失故敢先貢其愚幸

不吝教我也。

與孔檢討廣森論中牟書

承聞中牟所在昨客次口陳，恐尚未悉，敢略布之。聞百許後君

著四書釋地于春秋，國地理發明者甚多，獨于中牟以為真

不可考，余竊為不然。管子云：蔡五鹿中牟，郭青三城相接也。五

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郭則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

在當時與五鹿郭相接矣。顧非子外儲說左者，平公問趙武曰：中

牟三國之股肱，郭之肩髀，郭即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

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冢古文云：齊師伐趙

東，鄆國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趙邯鄲之東矣。戰國

齊策昔者趙民襲衛，魏士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

河山之間，亂衛得是，是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兩平，唯中牟之

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段曰：陽太平，寢字足，湯水在湯陰

縣，治北源出縣西，山去縣十五里，元豐九城志亦云：湯陰

縣有牟山，即疑中牟常在湯陰縣近，近或以牟山得名及見戰

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孔子世家湯陽為中牟

宰司馬貞案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孟漢陽之

今陽縣正在濟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陽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益信古今人所見如出

欲則中牟在今陽陰縣境內無疑也今陽陰去安陽不五十

里中牟元城今元城縣亦不出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

中牟中牟字義設也春秋定九年左傳晉軍于乘

中牟中牟以祭屬中牟為注而疑其同達裴顯史記直解又

中牟中牟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得之中牟即今陽陰之中

牟中牟春秋中牟入齊晉在河之西北今陽陰縣正在滑縣

中牟中牟為衛入晉必由之道矣蓋河南之中牟漢雖

中牟也中牟怪班固著漢書地理志最為精審獨于河南郡

中牟縣下原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辭之中牟為趙之中

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唐孔穎達左傳正義以為中牟

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記

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溫水則又未知何據故並以實之足下

至足下解春秋左傳桓公與夫人六人歸公母氏位次在第六

故以甲乙之數名之曰夫已氏其說甚新而末敢遽信容再詳

之并白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一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其目見裴顯史記集解而晉書地理志

今考地理志丹陽郡下班注云故鄣郡而劉瓛注司馬彪郡國

志則明言丹陽郡即秦郡郡且于故鄣縣下注秦郡郡所治以

迄國經兵地志等無不然而以爲秦無郡郡則劉瓛之妄矣至

閣下以為楚漢之際所置此約略之詞亦嫌無明據也亮吉以

爲秦三十六郡當以史記漢書地理志爲證蓋與其信裴顯不

若信馬遷班固應諸人之說爲是也今細核地理志秦郡自

河東至長沙共三十四郡皆見于班固原注中河東太原上黨

南郡九江泗水鉅野東郡齊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

九郡上泗水鉅野東郡齊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

九郡上泗水鉅野東郡齊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

九郡上泗水鉅野東郡齊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

九郡上泗水鉅野東郡齊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

九郡上泗水鉅野東郡齊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

九郡上泗水鉅野東郡齊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

九郡上泗水鉅野東郡齊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

九郡上泗水鉅野東郡齊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

九郡上泗水鉅野東郡齊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

九郡上泗水鉅野東郡齊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魯郡

之又非可意爲增減裴驥之通惟以內史足三十六之數而不
知有郡郡閩下則又欲并四十郡爲三十六郡遂不得不多劉
牧之耶說既又知其不安則以爲置在楚漢之際且又并閩中
郡削之以附會當日成數亮吉恐皆不足以傳信而徵後人之
惑也用敢論及之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二

來示又云據宋志南梁郡之睢陽縣卽漢晉之壽春縣疑太元
收復以後卽備立南梁郡不更立淮南郡又避鄭太后名不立
壽春縣卽以睢陽當之云云今考沈嘉義歷十三年宋高祖以
義慶爲豫州刺史鎮壽陽元熙元年義康督豫州司并州諸
軍事鎮壽陽劉敬宣傳遣使持節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鎮
襄陽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事在義熙五年又劉湛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五

高祖以義康爲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
劉粹傳亦言以豫州刺史領梁郡鎮壽陽此梁郡卽南梁郡是
首下淮南南梁二太守並立兼有壽陽縣之證也近又得一顯
據云隋書州郡志淮南郡壽春縣下云舊有淮南梁郡北譙汝
陰等郡則晉末二郡並置益可知杜佑李吉甫等云東晉時以
鄭太后諱改壽春爲壽陽備竟省壽春則又無改矣又舊唐
書云合肥縣古壽陽城東晉于此置南梁郡是南梁郡又有壽
陽不在壽春今考壽陽城在合見縣東北壽州在其西相距不
遠以其近故豫州刺史常兼領梁郡也尋嗣下疑之由當因
宋書州郡志孝武大明六年廢南梁郡屬南豫改名淮南睢陽
令亦于是年改名壽春以此疑晉無淮南郡及壽春縣耳不知
二郡之合實在宋初以後于晉無預也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三

史記曹相國世家柱天侯及子衍氏小司馬本作天柱侯又引
廬江潁縣之天柱以實之閩下又信其說而登之于考異不知
非也無論史記漢書皆作柱天小司馬求其地而不得遂倒轉
作天柱已屬曲說一也漢書地理志潁江潁縣南原江天柱
山在南劉昭注郡國志亦同是天柱山名而非地名秦漢之世
侯國未有以山封者二也又衍氏魏邑與廬江之潁相去甚遠
三也蓋云柱天者不過旁大其詞言若人之有柱可實非地名
也後漢書齊武王綰傳言稱柱天檣尉柱天大將軍賈琮傳交
趾兵自稱柱天將軍卽同此意豈南陽郡及交趾又有天柱山
得以曲爲之說乎小司馬之妄往往有名號侯而必欲求其地
以實之卽如高祖功臣亦有始終名號侯不別封邑者如信武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天

侯新敘位次最高在第二而封非實邑是矣周勃傳亦爲信武
侯小顏注云以其忠信故加此號後更封鄴城侯則與敘異
矣又考敘爲信武侯侯四千六百戶蓋皆以名號侯食實邑制
當與後來關內侯等相仿小司馬不知而云地理志無信武縣
當是後廢豈非曲說乎主蔡邕傳出補河平長閣下以爲郡國
志無河平縣今考兩漢河南郡皆有平縣疑此河字下脫一南
字又陳寔傳除太丘長子賢注屬沛國案漢書地理志沛郡無
太丘縣惟敘上下應得卽春秋遇于大丘明帝更言大丘下大
字應作太傳寫一誤在上耳水經注沛水又東逕大丘縣故城
北班固地理志曰故敘丘也然則大丘卽敘丘而闕下復敘以
取丘皆之似亦微誤也

昆崙山釋

引康奉扶南傳云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昆侖山中有五大湖枝尾離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又引法顯云恆水又東到多摩梨野國即海口云海口即西海口也地固西域傳雲軒條支國臨西海范蔚宗西域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晉書安息天竺人與大秦國交市海中又云鄭國使到者途經大海海水不可食杜佑通典大秦國即拂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此西海之見于唐以前史傳者若以近今證之葉爾欽即古于闐國西域圖見錄葉爾欽西行六十餘日至克食米爾克食米爾復西行四十餘日至溫都斯坦米亦可通云云又云溫都斯坦其地之江可皆通海洋時有開廣海航到彼停泊是西海即在溫都斯坦之西東南西北之海無不通故西海中亦時有開廣船到也所云葉爾欽水可通溫都斯坦又可證西域傳

西域傳卷一百零五

三

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矣余追成伊犁親過溫都斯坦人以筆詢其曲折甚悉土人又云喀什噶爾邊界有阿爾圖在西海之濱而一統志于榜葛刺拂林古里柯枝錫蘭山西洋瑛里諸國下皆云在西海中又可知是會之西實有西海與東南北二面之海並通非乾道治渺無所指實者可比矣蓋西海有泛言者洪書上谷立西海郡在今青海續漢志建安末以張掖居延屬國置西海郡歐陽修輿地志北庭大都護下有西海縣云內實應二年置等是也有二俗名爲西海而實非西海者黃貢山小澤地記谷水出始城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居此水流兩分一大水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水經注又云敦煌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去都護治所三百里此西海即鹽澤一名勒澤水經稱爲蒲昌海等是也客齋又疑西海即蒲昌海亦非是有實言

西海所在者前後漢書西域傳及山海經水經注以追上文所稱異物志扶南傳及一統志西域見聞錄等所述是也或又難余曰故書言河源上通天漢則河源當在地之極西今既言實有西海則河源在西海之外乎西海之內乎以河源介西海之南惟南子隱形訓可證矣云河出昆侖東北歐陽物海入西貢所導積石山商誘注勃海大海也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書曰道河積石入嶺出也蓋河水伏流至積石山始出焉故漢書西域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下語極有斟酌不言水東流注黃河而云注鹽澤河源出焉者明從此以上河皆伏流不礙于闐以西之水注西海也是黃河又伏流于西海之下與濟水之伏流于河水下等耳南梁疆域既感卑廣以外即如異域又何況萬里外之葉爾欽溫都斯坦等乎此則校容齋隨筆又未善不首欽昭代奧圖之廣得以目擊口述者從前人所未及也

西域傳卷一百零五

三

附錄
先生天性過人事母至孝母歿先生方在惠州家人先以病告歸過郡城之八字橋得凶聞失足墜河幾死三年不食肉不入於內不與里中祭弔又以母疾時方聽樂遂終身不近絲竹薦愛其弟存歿無間弟名某先生行

先生長身火色性超邁論當世大事則直視顏面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事見某

先生在陝西學公沅幕舉公入鳳摩唐開成有經進早薨先生及孫君星衍江君魏書國朝二體石經即在西安刻石以進爲書軸者所阻而止及入翰林會石經館開充收掌及詳覆官